

後漢書

二十九

循吏傳第六十六

漢書卷之六十六

後漢書七十六

宋宣城太守范

曄

撰

唐章懷太子李

賢

註

衛颯

任延

王景

秦彭

王渙

許荆

孟嘗

第五訪

劉矩

劉寵

仇覽

童恢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

左傳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人

之情偽盡知之矣

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

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

法

前書曰莽春夏斬人於市一家鑄錢保五人沒入為官奴婢男子檻車女子步鐵鎖琅瑯其頸愁苦死者

十七七八輕法謂高祖約法三章孝文除肉刑也

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

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

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

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賈兼百金詔

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

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



一札十行細書成文

說文曰札牒也

勤約之風行于

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

禁坐猶御坐也

廣求

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

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

號為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

之最章章者也

章章明也前書班固曰章章尤著者也

又第五倫

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

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

後侍六六

二

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

諷殷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

時明帝性褊察好以

耳目隱發為明又引杖撞郎朝廷諫慄爭為苛刻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見意傳也

所以

中興之美蓋未盡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

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

四長

謂荀淑為當塗長韓韶為羸長陳寔為太丘長鍾皓為林慮長淑等皆潁川人也

並

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

良而職事自理

王堂任陳蕃應嗣陳寵任王渙鐔顯也

斯皆可

以感物而行化也邊鳳延篤先後為京兆
尹時人以輩前世趙張輩類也趙謂趙廣漢張謂張敞者也又
王渙任峻之為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禁
止然道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
也今綴集殊聞顯迹以為循吏篇云

衛颯傳

衛颯字子產

颯音立

河內脩武人也家貧好

學問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王莽時仕郡

後六六

三

歷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
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
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
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暮年間
邦俗從化先是含涇涇陽曲江三縣越之
故地含涇故城在今廣州含涇縣東涇陽今廣州縣也曲江韶州縣也武帝平
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
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

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耒陽縣山鐵石續漢志耒陽縣有鐵官也佗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為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理卹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

使六六

四

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五年徵還光武欲以為少府會颯被疾不能

拜起

東觀記曰颯到即引見賜會於前從吏二人賜冠積錢人五千也

勅以桂

陽太守歸家須後詔書

須待也

居二歲載病

詣闕自陳困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

于家南陽茨充代颯為桂陽

東觀記曰充字子河宛人也初

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允到前亭輒舍車持馬還相迎鄉里號之曰一馬兩車茨子河也

亦善

其政教民種植桑柘麻紵之屬

禮記曰禁人無伐桑柘鄭

玄注云愛蠶食也

勸令養蠶織履民得利益焉

東觀記曰元和

中荊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剖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温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化也

任延傳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以延

後傳六十六

五

為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

薦其壯也

壯少也

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

祠延陵季子

季子吳王壽夢之少子札也封於延陵也

時天下新

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

音飯

任延

符晚 吳有龍丘長者隱居大末

大夫縣屬會稽郡今婺州

龍丘縣也東陽記云秦時改為太末有龍丘山在東有九石特秀色丹遠望如蓮華其之隱處有一巖穴如窻牖中有石牀可寢處

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

不到

四輔謂太師太傅國師國將三公謂大司馬司徒司空也並莽時官見前書也

掾吏

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

憲伯夷之節

原憲孔子弟子魯人也子貢結駟連騎排藜藿過謝原憲攝敝衣冠見子

貢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國餓死於首陽山也

都尉埽洒其門猶懼辱

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

後傳六六

六

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長乃乘輦詣府門

願得先死備錄

請編名錄於郡職也

延辭讓再三遂署

議曹祭酒長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

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官焉建武初延

上書願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為九真大

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子留洛陽九

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

東觀漢記曰九真俗燒草種田前書

曰搜粟都尉趙過教人牛耕也

民常告糴交趾每致困乏延

注延

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
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
淫好無適對匹適音丁歷反不識父子之性夫婦
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
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
無禮娉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
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
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
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於是徼外蠻
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
偵伺也音丑政反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為交阯太守
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侔等也王
莽未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
侯領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
詣洛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
生為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

後侍太夫

七

任延

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後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既之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爲人暴害延收紺繫之父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

仗侍大夫

八

息

累息累氣

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抄

多廢田業延到選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

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

黃石雜種號也

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恒多殘傷遂

絕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乃爲置水官吏

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

校學也自

掾吏子孫

劉放曰案吏當作史說已見前

皆令詣學受業

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

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
陵令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宗永平二年徵
會辟雍因以為河内太守視事九年病卒
少子愷官至太常

王景傳

王景字仲通樂浪誦邯人也

誦音諾甘反邯音下甘反縣名

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
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

後倂久十六

九

及濟北王興居反反欲委兵師仲

襄及興居並高祖孫

仲悼惠王肥之子也

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

因而家焉父閔為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
調殺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
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
東閔與決曹史楊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
為列侯閔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卒景
少學易遂廣闕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

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
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
浚儀渠吳用景塢流法水乃不復為害初
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
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
所漂數十許縣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
經溫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
東入滑曲曰鄆濟齊青等州入海即此渠
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

脩理之費

後傳方十六

十一

武即為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
上言昔元光之間武帝人庶熾盛緣隄墾

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擁塞

瓠子

堤在今滑州白馬縣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子
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至元封二年塞之也

今居

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
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
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
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

充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恒興佗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

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

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

經河渠書

山海經禹所作河渠書太史公史記也

禹貢圖及錢

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脩

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

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績

尚書曰原隰底績注底致也績功也

後傳六十六

七

言破禹所致功之處也或云砥績山名也

直截溝澗防遏衝要踈決

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

爾雅曰洄流而上曰

河鄭漢注云旋流也

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

猶以百億計

十萬曰億也

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

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負吏如西京舊制

十三州志曰成帝時河堤大壞汎監青徐充豫四州略編乃以校尉王延代領河堤謁者秩千石或名其官為

護都水使者中興以三府掾屬為之

景由是知名王吳及諸從

事掾吏皆增秩一等景三遷為侍御史十

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

河堤謁者賜車馬練錢建初七年遷徐州

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都○劉放曰案此少一賦字

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

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立

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帝帝時有神雀鳳皇白鹿

白鳥等瑞也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

符文有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

後傳六六

十二

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

有楚相孫敖所起芍陂稻田陂在今壽州之安豐縣東陂徑一百

里灌田萬頃為音鵠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

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

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

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於官初景以為

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著龜

而衆書錯糅吉凶相反乃參紀衆家數術

文書家宅禁忌

葬送造宅之法若皇帝青烏之書也

堪輿日相

之屬

前書藝文志堪輿金匱十四卷許慎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日相謂日辰王相之法也

適於事用者集為大衍玄基云

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

四十有九年

秦彭傳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龔為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

後傳之六

十三

秦氏彭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為貴人有寵永平七年以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

擢為開陽城門候

續漢志城門候一入六百石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漢官

儀云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止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因以名門也。劉攽曰

注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案此解開陽少開陽二字

十五年拜騎都尉副

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建初元年遷山

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躬

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

乃為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

六親謂父子昆

弟夫婦也

有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以八

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豐片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踖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

及傳六十九

十四

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仍有鳳皇騏驎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章和二年卒彭弟悌襲並為射聲校尉

王渙傳

王渙字稚子廣漢郾人也

郾縣故城在今梓州郾縣西南也

父順安定太守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剽劫奪也晚而改節躬儒學習尚書讀

律令略舉大義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為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由此顯名州舉茂才除溫令縣多姦猾積為人患渙以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

後侍大夫

十五

犯在溫三年遷兗州刺史繩正部郡

繩直也

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論歲餘徵拜侍御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還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羣疑又能以譎數發擿姦伏

譎詐數術也

京師稱歎以為渙有神筭

智筭若神也

元興元

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

相與賦歛致奠醑以千數醑音張芮反說文曰祭酌也渙

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按於路吏

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為卒司所鈔

鈔掠也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

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民思其德為立

祠安陽亭西每食輒絃歌而薦之古樂府歌曰孝和帝

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人少行官學通五經論明知法令歷代衣冠從温補洛陽令化行致賢外

行猛政內懷慈仁移惡子姓名五篇著理端無妄發賦念在理寃清身苦體宿夜勞勤化有能名遠近所聞天

後符六十六

十六

年不遂早就奄昏為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代莫不稱傳也。劉放曰正文每食案文當作祀永初

二年鄧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

為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

難不其然乎昔大司農朱邑前書曰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為北海

太守以理行第一入為大司農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神爵元年卒宣帝下詔賜其子黃金

百斤奉右扶風尹翁歸前書云翁歸字子況河東平陽人拜東海太守以高

第入守右扶風元康四年卒宣帝制詔御史右扶風翁歸廉平嚮正且天不遂朕其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

斤以奉政迹茂異令名顯聞孝宣皇帝嘉歎

愍惜而以黃金百斤策賜其子故洛陽令

王渙秉清脩之節蹈羔羊之義韓詩羔羊曰羔羊之皮素

絲五純薛君章句曰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純數名此詩人賢仕為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功業未

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為之立祠自非忠

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渙子石為郎

中以勸勞勤延熹中相帝事黃老道悉毀

諸房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

後傳久云

十七

陽留王渙祠焉鐔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為

豫州刺史時天下飢荒競為盜賊州界收

捕且萬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

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後位至長樂衛

尉自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

稱職永和中以劇令勃海任峻補之劇縣名屬北海

也郡峻擢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

得旋踵左傳天王策命晉文侯曰糾逖王一歲斷

獄不過數十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之
峻字叔高終於太山太守

許荆傳

許荆字少張

謝承書曰荆字子張家貧為吏無有船車休假常單步荷擔上下

會

稽陽羨人也

陽羨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

祖父武太守第

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

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

之道

儀禮曰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手足也夫婦判合也昆弟四體也昆弟之義無分

後傳六十六

十八

焉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子不私也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也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

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

皆稱第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

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

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

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

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

許荆

位至長樂少府荆少為郡吏兄子世嘗報
讎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
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
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今死者傷
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
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譽
益著太守黃兢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
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脆薄猶輕薄也不識學義

後傳三十六

十九

荆為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
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
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
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
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謝承書曰郴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
此皆還供養者千有餘人也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
自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為立
廟樹碑荆孫馘靈帝時為太尉

孟嘗傳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爲郡吏並伏節死難嘗少脩操行仕郡爲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寃死自是郡

後傳六十九

二十

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寃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解見霍譚傳也宜戮訟者以謝寃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

販貧糶糧食

也貧易

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

人採求不知紀極

詭責也

珠遂漸徙於交阯

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

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

人所病苦及利益之

事也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

貨流通稱為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

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

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

後傳之六

二十一

德就居止者百餘家相帝時尚書同郡楊

喬上書薦嘗曰

謝承書曰喬字聖達烏傷人也前後數上書陳政事也

臣

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

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

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

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飢民蒙活且南海

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

單身謝病躬耕龍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

實羽融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

說苑曰趙簡子游於

西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桑曰此是吾君不好之也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可謂不好士乎古桑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加之蒲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新序云晉平公餘並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爵吾與爾縻

之廊廟之寶具棄於溝渠

尚書顧命曰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

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周禮大宗伯曰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

且年歲

有訖桑榆行盡

謂日將夕在桑榆間言晚暮也

而忠貞之節

夜六六

二十二

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

至為珍

若珠翠之屬也

士以稀見為貴槃木朽株為

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

前書鄒陽曰蟠木根抵輪困離奇而為萬

乘器者左右為之先容耳

王者取士宜拔眾之所貴臣以

斗筭之姿趨走日月之側

日月喻人君也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

高莫大乎富貴

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

亡身進賢

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當車以頭擊闕腦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國

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一日甲奚秦以大化見韓詩外傳

嘗竟不見用年七

十卒于家

第五訪傳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貧常傭耕以養兄嫂有閑暇則以學文文謂道藝者也仕郡為功曹察孝廉補新都

令新都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新都縣東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

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飢粟石

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謹謹責

後傳六十六

三三

也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音上

時掌反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音上

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

並豐界無姦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

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卒於官

劉矩傳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叔父光順帝時

為司徒矩少有高節以叔父遼未得仕進

遂絕州郡之命太尉朱寵太傅栢焉嘉其志義故叔遼以此為諸公所辟拜議郎矩乃舉孝廉稍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

○劉放曰化之

案文之字當作人

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

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

毛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以

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在縣四年以母憂去官後太尉胡廣

後侍六十六

二十四

舉矩賢良方正四遷為尚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諧附貴執以是失大將軍梁冀意出為常山相以疾去官時冀妻兄孫祉為沛相矩懼為所害不敢還鄉里乃投彭城友人家歲餘冀意少悟乃止補從事中郎復為尚書令遷宗正太常延熹四年代黃瓊為太尉瓊復為司空矩與瓊及司徒种暠同心輔政號為賢相時連有灾異司隸校

尉以劾三公尚書朱穆上疏稱矩等良輔

及言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尚書湯誥余一人有罪無以爾万方

萬方有罪在余一人尚書高宗誡傳說曰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帝不省竟以蠻

夷反叛免後復拜太中大夫靈帝初代周

景為太尉矩再為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

德不與諸郡交通順辭默諫順辭不忤旨然諫不顯揚也

多見省用復以日食免因乞骸骨卒於家

劉寵傳

后傳 六六

二三五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

悼惠王肥高祖子也悼惠王子孝王將閭將閭少子封

牟平侯子孫家焉父不博學號為通儒寵

少受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東平陵縣名屬

濟南郡也以仁惠為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

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

遷為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

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愿謹也風俗通曰俗說市井者言至

市常有所鬻者當於井上先濯乃到市也謹按春秋杜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為一戶父母專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為一井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劉攽曰注市井者頗為言至市當有所鬻賣當於井上案文多上一當字頗為

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

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有

眉皓髮

有雜也老者眉雜白黑也

自若邪山谷閒出

若邪在今越州

會稽縣東南也

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

後侍六六

二十六

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

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

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

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

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

為人選一大錢受之轉為宗正大鴻臚延

熹四年代黃瓊為司空以陰霧愆陽免頃

之拜將作大匠復為宗正建寧元年代王

暢為司空頻遷司徒太尉二年以日食策

免歸鄉里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准

約省素○劉放曰案文言准都無義蓋本是廉字家無貨積嘗出京

師欲息亭舍吏止之曰整頓洒掃以待

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

者以老病卒于家弟方官至山陽太守方

有二子岱字公山繇字正禮兄弟齊名稱

吳志曰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洪曰若使明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

後侍六六

二十七

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董卓入洛陽岱從侍

中出為兗州刺史虛已愛物為士人所附

初平三年青州黃巾賊入兗州殺任城相

鄭遂轉入東平岱擊之戰死興平中繇為

揚州牧振威將軍時袁術據淮南繇乃移

居曲阿值中國喪亂士友多南奔繇攜接

收養與同優劇甚得名稱袁術遣孫策攻

破繇因奔豫章病卒

仇覽傳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續漢志考城故

蓄陳留風俗傳曰章帝惡其名改為考城也少為書生淳默鄉里無

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為蒲亭長勸人

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雞豕有數

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

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

事賑卹窮寡暮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

後傳六六 二十八

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

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廣雅曰落居也案今人謂院為落也

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

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

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

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

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謝承書曰覽為縣陽亭長好

行教化人陳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誚責元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

仇覽

謝康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令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脩孝道後成佳士也。劉攽曰注言元覽呼元謂元案文多元元字 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

在在我庭化我鳴鳥鳴鳥即鷦鳥也哺所生時考城

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

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

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左傳季孫行父曰見无禮於君者討之如

鷹鷂之志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

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時渙為縣令故

後侍六十六

二十九

自稱百里也今日大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

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也卒終覽入太

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

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

心獨竒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

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

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脩設太學

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

執照

後融以告郭林宗因與融齎刺就房謁之
遂請留宿林宗嗟嘆下牀為拜覽學事歸
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宴安也論語曰
子之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
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
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皆
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名

童恢傳

後傳六六

三十

童恢字漢宗

謝承書童作
童恢作种也

琅邪姑幕人也

姑幕

故城在今密州
莒縣東北也

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賑卹

九族鄉里賴全者以百數仲玉早卒恢少
仕州郡為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
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
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
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
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

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肴之禮以勸勵之
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
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
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
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
六畜杜預注左傳云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也而殘暴於人王法殺
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
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

後傳六六

三十一

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
踊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青州
舉尤異遷丹陽太守暴疾而卒弟翊字漢
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陽喑不肯仕
喑疾不能言也及恢被命乃就孝廉除須昌長化有
異政吏人生為立碑聞舉將喪棄官歸後
舉茂才不就卒於家

贊曰政畏張急

韓詩外傳曰水濁則魚噞今苛則亂理國者譬若張琴然大絃急

則小絃絕矣故急響理善身鮮者若烹小鮮也推忠

以及衆瘼自蠲推忠怨以及於人一夫得情千

室鳴絃一夫謂守長也千室謂黎庶言上得懷我

風愛永載遺賢沈約宋書載曄書與其姪及甥書

不可解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

少可得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博

瞻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

至於循吏已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

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比方班氏所作非但

不愧之而已又欲因事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

贊自是吾文之桀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故應有賞

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躰大而

思精未有此也恐俗人不能盡之

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也

循吏傳第六十六

酷吏傳第六十七

後漢書七十七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曄撰

唐章懷太子李賢註

賢註

董宣 樊曄 李章 周紆

黃昌 陽球 王吉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

陵橫邦邑桀健者則雄張閭里

橫音胡孟反 張音知亮反

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

前書曰成帝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

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

故臨民之職專事威

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

先行刑而後聞奏也

肆情剛烈

成其不撓之威

撓屈也前書窳成為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

吏謂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陵

違眾用

已表其難測之智

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眾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

生者詭殺之吏人莫能測其用意深淺也

至於重文橫入為窮怒之

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

重猶深也橫猶枉也窮極也言遷怒於無罪之

人故乃積骸蒲窆漂血十里

窆阮也前書尹賞守長安令得一切

以便宜從事賞至修理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名為
虎穴乃部戶曹掾吏雜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
籍兩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者得數百人盡以次內穴中
覆以大石皆相枕藉死又王温舒為河內太守捕郡中
豪猾論報流血十餘里也**致温舒有虎冠之吏**王温舒為中尉窮案奸猾

盡糜爛獄中其爪牙吏虎而冠者也音義云言其殘虐之甚也**延年受屠伯之名**

豈虛也哉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所誅殺血流數里河南號曰屠伯言若屠人之殺六畜也

若其搥挫疆執摧勒公卿碎裂頭腦而不

顧亦為壯也前書濟南矐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郅都為濟南守至則

誅矐氏首惡郡中路不拾遺都後竟坐斬又趙廣漢為京兆尹侵犯貴戚大臣將吏卒入丞相魏相府召其夫

後云十七

人疏庭下受辭責以殺婢事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推辱大臣傷化不道坐髡斬破碎頭腦言不避誅戮也。

劉放曰注疏庭下**自中興以後科網稍密吏**

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者矣而閹人親姪

侵虐天下爾雅曰兩婿相謂曰姪**至使陽球磔王甫之**

屍張儉剖曹節之墓若此之類雖厭快眾

憤亦云酷矣儉知名故附黨人篇劉放曰亦等傳也

董宣傳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為司徒度霸

董宣

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
孫丹爲五官掾丹新造居室而卜工以爲
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
內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
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寃叫號宣
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
獄劇縣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姓水丘名岑也
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

後六十七

三

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
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
之食況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
及宣光武馳使驩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
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
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
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
罪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有劇賊夏喜

董巨

等寇亂郡境以宣爲江夏太守到界移書
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
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即
時降散外戚陰氏爲郡都尉宣輕慢之
坐免後特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
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
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
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
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
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
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
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
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
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
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臧亡匿死
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

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

謝承書曰勅令詣太官賜食宣受詔出飯盡覆杯食机
上太官以狀聞上問宣宣對曰臣食不敢遺餘如奉職

不敢遺力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

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為卧虎歌之曰

枹鼓不鳴董少平枹擊鼓杖也音
浮其字從木也在縣五年

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

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

謝承書曰有白馬一匹蘭輿一乘也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

知之以宣嘗為二千石賜艾綬葬以大夫

禮拜子並為郎中後官至齊相諸本此下有
說蔡茂事二

十五字亦有無者
案茂自有傳也

樊曄傳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游

舊建武初徵為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

雲臺初光武微時嘗以事拘於新野曄為

市吏餽餽一笥蒼頭篇曰餽餽也說文
曰餽餅也笥竹器也帝德

董宣樊曄

後又十七

五

之不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

曰一筍餽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及至

郡誅討大姓馬適匡等馬適姓也前書有馬適建俗匡上有王字者誤

也盜賊清吏人畏之數年遷揚州牧教民

耕田種樹理家之術視事十餘年坐法左

轉軹長軹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洛州濟源縣東南也隗躡滅後隴右

不安乃拜曄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

法申不害韓非之法也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

後六十七

六

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

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為之

歌曰游子常苦負力子天所富勤力子寧見

乳虎穴乳產也猛獸產乳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以喻也諸本穴字或作六誤也不入

冀府寺冀天水縣也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

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視事十四年卒

官永平中顯宗追思曄在天水時政能以

為後人莫之及詔賜家錢百萬子融有俊

才好黃老不肯為吏

李章傳

李章字第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

習嚴氏春秋宣帝時博士嚴彭祖也經明教授歷州郡

吏光武為大司馬平定河北召章置東曹

屬數從征伐光武即位拜陽平令陽平縣屬東郡故城

今魏州莘縣也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

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為在所害

後六十七

七

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劍被羽

衣緝鳥羽以為衣也前書藥大為五利將軍服羽衣也從士百餘人來到

章與對讌飲有頃手劍斬綱伏兵亦悉殺

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

遷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

歲中拜侍御史出為琅邪太守時北海安

丘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典風俗通曰史記

趙有辨士處子故有處姓也而據營陵城營陵縣屬北海郡也章聞

李章

即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章

劉放曰案文吏當

作史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

前書

杜欽奏記王鳳曰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也

章按劍怒曰逆

虜無狀因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立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與歸郡以狀上帝悉以所得班勞吏士後坐度人田不實徵以章有功但司寇論月餘免刑歸復徵會病卒

後六十七

八

周紆傳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為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為廷尉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讎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博平令

博平縣故城在今博州博平縣東也

收考姦臧無出獄

周紆

者以威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而

善為辭案條教辭案猶今案牘也為州內所則後坐

殺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為勃海太

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

盡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紆

廉潔無資常築塹以自給劉放曰案塹非築所成當作斬塹築為一垣

塹斬土為阬斬土也肅宗聞而憐之復以為郎再遷召陵

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續漢志每郡有五官掾縣為及

掾也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

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

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城

者悉猶知也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漢官

儀曰鈴下待閣辟車此皆以名自定者也外頗有疑今與死人語者

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

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徵拜洛

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彊

周紆

後六十七

九

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
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自爭
以激切為事貴戚踴踏京師肅清皇后弟
皇門郎竇篤從宮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
霍延遮止篤篤蒼頭與爭延遂拔劍擬篤
而肆詈恣口篤篤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
南尹詣尚書譴問遣劔戟士收紆送廷尉
詔獄數日貫出貫赦也音市夜反帝知紆奉法疾姦
不事貴戚然苛慘失中慘虐也數為有司所
奏八年遂免官後為御史中丞和帝即位
太傅鄧彪奏紆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輦
漢官儀曰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司故云典司京輦免歸田里後
竇氏貴盛篤篤兄弟秉權眊眊宿怨無不僵
仆僵偃也仆踣也紆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待其
禍然篤篤等以紆公正而怨隙有素遂不敢
害永元五年復徵為御史中丞諸竇雖誅

後三十七

十

周紆

而夏陽戾瓌猶尚在朝紆疾之乃上疏曰
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
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
如鷹鷂之逐鳥雀左氏傳季孫行父稱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辭也按
夏陽戾瓌本出輕薄志在邪僻學無經術
而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
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眾
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為國計夫

後云十七

十七

涓流雖寡浸成江河爍火雖微卒能燎野

莊子曰日月出矣而爍火不息爍火小火也

履霜有漸可不懲革

易曰

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

宜尋呂產專竊之亂

呂產呂太

封為梁王太后崩與弟祿作亂也

永惟王莽篡逆之禍上安社

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瓌歸國紆遷司
隸校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陽錄囚徒
二人被掠生蟲坐左轉騎都尉七年遷將
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餘姚今越州縣也本出

孤微居近學官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仕郡為決曹

續漢志曰決曹主罪法事刺史行部見昌甚竒之辟從事

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

下賊曹家掩取得之續漢志曰賊曹主盜賊事悉收其家

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朝廷舉能

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悖

也百姓侵冤及昌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

悉為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

條諸縣彊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言

無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走它境初昌為

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流轉

入蜀為入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

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

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
為賊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
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
當為二千石相書曰足心有黑子者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
相持悲泣還為夫婦視事四年徵再遷陳
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
昌每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
喜遂勅收付獄案殺之又遷為河內太守
太中大夫卒於官

陽球傳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

泉州故城在今幽州雍奴縣南也

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劍習弓馬性嚴厲
好申韓之學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
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初舉孝廉

又再遷潁川太守

劉放曰案文多二又字

永和五年徵

拜將作大匠漢安元年進補大司農左轉

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議也斷

常為臺閣所崇信出為高唐令以嚴苛過

理郡守收舉收繫卒
効之也會赦見原辟司徒劉寵

府舉高第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上

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凶

賊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

教曰相前莅高唐志埽姦鄙遂為貴郡所

見枉舉昔柏公釋管仲射鉤之讎高祖赦

後傳六十七

十四

季布逃亡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況君

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今一蠲往愆期諸

來効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

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時天下大旱司

空張顥條奏長吏苛酷貪汚者皆罷免之

球坐嚴苦徵詣廷尉當免官靈帝以球九

江時有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坐事論頃

之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

勅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

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

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左傳曹翹諫魯莊公之辭也案

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筭小人依憑世戚

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

篇或鳥篆爲器八隸書有鳥篆象形以爲字也而位升郎中

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

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

後六十一

十五

說文曰蛻蟬蛻所解皮也蛻音式銳反楚詞曰濟江海兮蟬蛻或音它外反是以有識掩

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

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

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

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

天下之謗書奏不省時中常侍王甫曹節

等姦虐弄權扇動外內球嘗拊髀發憤曰

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

陽球

年遷爲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
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溥于登表赦封翊

翊音吐
嗑反

中黃門劉毅小黃門龐訓朱禹齊盛

等及子弟爲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滅族
太尉段熲諂附佞倖宜並誅戮於是悉收
甫類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
相言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謂球曰
父子旣當伏誅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

後文十七

十六

若罪惡無狀

若汝也

死不減責乃欲求假借

邪萌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
汝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
萌口箠垂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
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
甫盡沒入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旣誅甫
復欲以次表曹節等乃勅中都官從事曰
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

屏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絨滕不敢陳設

說文

曰絨束篋也孔安國注尚書曰滕絨也

京師畏震時順帝虞貴人

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慨然

技淡曰

技拭也音亡粉反

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

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

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

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

之人好爲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

後六十七

十七

帝乃徙球爲衛尉時球出謁陵節勅尚書

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

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

前雖糾誅王甫段熲蓋簡落狐狸未足宣

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鷓鴣各服

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

至於再三乃受拜其冬司徒劉郃與球議

收案張讓曹節等知之共誣白郃等語

已見陳球傳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

王吉傳

王吉者陳留浚儀人中常侍甫之養子也甫在官者傳吉少好誦讀書傳喜名聲而性殘忍以父秉權寵年二十餘爲沛相曉達政事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衆議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嘗有微過酒

後六十七

十八

肉爲臧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剽悍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磔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目罪名也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慘毒刺刻不可勝數郡中惴怨惴懼也音之端反莫敢自保及陽球奏甫乃就收執死於洛陽獄

論曰古者躬庖善惡易分

左傳申叔時曰人生躬庖和同以聽杜預

注云躬庖厚大也

至於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

白虎

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體處而畫之犯宮者雜罪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黥面也

叔世偷薄

左傳曰叔向曰三辟之與皆叔代也叔代猶末代也

上下相蒙

左傳介子推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

德義不足以相洽化道不能以懲違

遂乃嚴刑痛殺隨而繩之致刻深之吏以

暴理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漢

後六十七

十九

世所謂酷能者蓋有聞也皆以敢捍精敏

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譽誼赫與夫斷斷

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

尚書曰如有介臣斷斷倚孔安國注云

斷斷倚然專一之臣

故嚴君蚩黃霸之術

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嚴刑峻罰

時黃霸為潁川太守以寬恕為化郡中亦平屢蒙豐年鳳皇屢集上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府丞狐義出行蝗還見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

密人笑卓茂之政

茂傳曰初茂到縣有

猛既窮

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以咎辱加物

前書

曰朱邑以愛利為安傳曰表安未嘗鞫人臧罪安為河

行未嘗笞辱人南尹政號嚴明然未而猾惡自禁人不欺犯何嘗以臧罪鞫人也

者以為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辟法也音

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左傳曰小信未孚杜

言仁信之道預注云孚大信也此苟免者威隙則姦起感被者人

亡而思存若子產卒仲左聞由一邦以言天下

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

贊曰大道既往刑禮為薄老子曰大道廢有仁

薄而亂義又曰禮者忠信之斯人散矣機詐萌作論語曾子曰上失其

情則哀矜道民散久矣如得其去殺由仁濟寬非虐論語曰善人為邦

而勿喜也去殺此言用仁德化人人知禮節可以無殺戮也左傳

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言政寬則人慢故須以猛濟之

非故為春秋繁露曰君者國末暴雖勝崇本或略之本也夫為國本其

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無以兼人

此言酷暴為政化之末雖得勝殘而崇本之道尚為略

也。劉放曰注夫為國本其化莫大於崇本案文多一本字

酷吏傳第六十七

